

引 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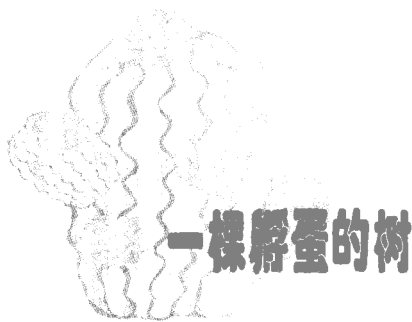
“我们的地球是一个家园。”这句话相信你们都听说过。

在地球家园中生活着各种各样的生命，大自然的手安排着它们在地球家园中世代繁衍：无论是海洋中巨大的蓝鲸、陆地上小巧的蜻蜓，还是草原上敏捷善跑的猎豹、荒漠里行色匆匆的沙蜥……强大的、弱小的、凶猛的、柔顺的，每一样生物都在这个大大的生物圈中坚守着自己独特的生存空间。貌似强大的物种并未因其强大而称霸世界，貌似弱小的物种也并未因其弱小而消失无踪。各个物种间，有着复杂而微妙的联系——大自然的奇妙法则，让这些禀性不同、“相貌”各异的生命在地球上和谐共存、生生不息。

《生态童话》讲述的就是地球家园中生物与

生物、生物与环境、生物与人之间的故事。打开《生态童话》你会看到各种生物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森林里住着松鼠快快、橙橙、滑头、淘气一家，来瞧瞧一只小松鼠要学习的课程吧（《跳树专家》）跟随着《山雀的历书》感受一年 12 个月细微美妙的物候变化，拜访扑在雪里睡觉的山鹑、把衣服换来换去的白兔、喜欢把蘑菇穿在树枝上的松鼠……你还会了解生物间各种有趣的关系：养奶牛的老爷爷赶走了猫头鹰，没想到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猫头鹰》）再一起来看看（《小胖熊肯肯和绿房子树》）小胖熊在搬到新家之后的种种新鲜见闻……

我们都渴望见到生物和谐共存的美景，然而，人类某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往往会造成生态失衡：橘子汁一样的湖水种出了丑陋可怕的大番茄（《神秘森林的神秘事件》）；而那片梦一样美丽的、会长鱼的蓝树林亦在无情的锯子下倒下了（《我爱蓝树林》）……这是一些忧伤的童话 让我们的心里很痛。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热爱我们的地球家园，热爱地球家园中我们的伙伴们。因为，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人类的智慧给其他生命带来的不应是毁灭，而应是希望。



〔中国〕童月

在那件事发生之前，校园里终日弥漫着一股奇异的清香。同桌夏雪天平均每隔半个小时抽一次鼻子，而后发布她对最新香味的测评报告：“是 CD 沙丘的味儿。”“不，是香奈儿 5 号。”“不，是毒药。”……我说得了吧你，什么都不是，就是杂树林里那棵老槐树开花了。可我知道这不是真话。那香气就像水母透明、纤细的触丝，温柔地渗进每个人的鼻孔，注入的微量毒素使人时而飘飘欲仙，时而躁动不安，却找不到它的来源。

后来，故事就发生了。

那只黄底黑点的大蛱蝶飞起来时，我们都以

为生物老师手中的标本复活了。它晃晃悠悠地飞过讲台，飞向北边的窗子，有一刻它像是被透明的玻璃迷惑住了，班头儿趁机手起书落，蝴蝶变成了标本。女同学们正在指责他残忍，教室里却暗了下来，不知何处飞来的“彩色云”遮住了太阳，随即，一只、两只，无数只蝴蝶通过大开的窗子长驱直入。教室里浮满了彩色翅膀，鳞粉如花粉雨一般飘落。“香妃复活了。”有人怪叫一声，可是没有人笑。蝴蝶们旁若无人地横过教室，消失在北窗外的蓝天中。有几只智商较低的还在跟窗玻璃较劲儿，翅膀扑上去“噗噗”作响。我于心不忍，把它们一一送出窗外。送到最后一只小白蝶时，一个伟大的计划忽然冒出来，我把它藏进了笔袋里。

“3年前我在云南见过类似的景观，不过这在北方实在难见。感谢大自然吧……”生物老师喋喋不休地饶舌起来。看看表已快到下课的时间，我从T恤袖口处抽下根线头，递给夏雪天：“帮个忙。”

“什么？”

“系上它。”我拎出那只蝴蝶。这是细活，非得女孩帮忙不可。没想到夏雪天“呀”的一声尖

叫（真奇怪，刚才那么多只蝴蝶在飞，她都没叫）“樊星星，你给我站起来！”生物老师大喝。我一百个不情愿地站起来，袖子在墙上蹭了一下，只听嚓的一声，它整个儿掉了下来。哄堂大笑。笑声中，那只蝴蝶飞出窗外。

我理所当然地被罚做完值日再回家。本来这点小错犯不上遭受这么大的惩罚，可我的老爸是本校校长，且信奉“严师出高徒”，总以为谁对我不严谁就是跟他过不去。于是那帮任课老师一个赛一个地变着花样整我。我本想让蝴蝶带路，找到它们的归宿，我相信它们的到来或许也与神秘的香味有关。可现在……

我向蝴蝶飞去的方向走去，或许我的鼻子比它们的更灵。据说我们校园原是前清一个大官的府邸，走出初中部楼，越过一座小小的天井花园，便到了高中部楼。一条足有两百年历史的木回廊引着我从教学区的回形楼来到了早已废弃的后花园。一只蜻蜓被我惊动，倏地飞起，掠进花园后那片几百平方米的杂树林，再也不见了。

这时又闻到了那股异香。它以百倍、千倍的浓度出现，刺激着我有些麻木的嗅觉。我的身体变得轻飘起来，仿佛乘着香味就能飞起，像那些

蝴蝶一样。

我打了个喷嚏，发现自己的脚还在大地上。

太阳在回廊顶上努力探了一下头，滑了下去，杂树林变得阴郁、暗淡起来，却有一柱彩色烟雾自树林中央升起，直升到二三十米高处，在那儿迎上了最后一抹阳光。无数彩色翅膀在空中舞动，鳞片把阳光亮晶晶地反射到我眼中。半空中盛开着一道光之花。它持续了不到 5 秒便轰然散去，散向四面八方，散入蓝天，散入林间，很快便一个也找不见了。

它们是在拜祭什么吗？是那神秘香气的来源吗？是花之神吗？

我走进林中，密密生着的巴根草和蒺藜秧在我脚下发出了细细的呻吟，蚂蚱们连蹦带跳地逃向林中。儿时这是我的乐园，每个黄昏我都泡在这里，捉知了、打桑椹、掏鸟窝，还有这棵老杨树，那天我上树掏喜鹊窝，上去了不敢下来，最后老爸借来了消防梯……一丛丛星星草在我脚下倒伏又直起，老杨树，老榆树，老桑树，忽然间我眼前豁然开朗，树们消失不见了，一条古建筑长廊横在眼前。

天哪，我转来转去又回到了出发地！不可

能，难道是……鬼打墙？若有若无的香味钻入我鼻孔，嘲弄似的。一定是神秘的“她”搞的鬼！尽管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但我相信她就伏在林中，带来了所有的神秘。

我再次踏入林中，无边夜色立刻如墨一般黑了下来，林外的光线却依然明亮，一道无形的屏蔽分割了两个世界。我硬着头皮摸索着往前走，时不时摸到一手黏糊糊的虫子，心脏狂跳，似乎随时能把胸腔擂出一个大窟窿。凭嗅觉，我知道自己离那神秘香源近了一步又一步。

左一点，右一点，有荧荧绿光闪现，是萤火虫，黑暗变得不那么令人窒息了。我刚松了一口气，萤火虫却聚成一团，渐渐地，零乱的绿光组成一张狰狞的人脸。左眼灵活地眨了一眨，巨口张开，露出尖利的牙齿。怪笑从四面八方响起，震得树叶簌簌落下。

“这是幻觉！”我告诫自己，“不能后退！”我闭上眼睛，堵住耳朵呀呀叫着往前冲。地上一种生满倒刺的草扯上我的裤角，我只管往前冲，直到什么坚硬的粗糙的东西撞上我的脑门。这下，脑袋里像是楔进一根钉子，且下死劲儿搅着，我晕了过去。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趴在长廊的木护栏上。月光如水，映得树林像幅剪纸。我把自己撑起来，模模糊糊记得自己曾撞到树上，额头却一点也不痛。肚子咕咕叫起来，我咽口唾沫，却发现口中甘甜若蜜，一缕甘泉缓缓流遍全身，我像是在最清冽的泉水中洗了个澡。

我肯定经历过什么，记忆却像被橡皮擦去了，只东一点西一点留着些痕迹。我极力想把它们拼合，却无论如何都拼不出一幅完整的画。

回家时我做好了吃老爸“竹笋烤肉”的准备，没想到老爸见到我欣喜若狂，捉住我的手臂大叫：“星星 咱们要有新电化教学楼了！”完全没注意到我掉了一只袖子的 T 恤。我心不在焉地应道：“好，好。”

“我拉来了赞助，到时候，平均每 3 个学生就有一台电脑 每台都有一颗‘奔腾的芯’！”

“新楼将建在后花园那片杂树林那里。”

“好，好——什么？”我怪叫起来。

“那片林子完全荒了，而且还给早恋的同学提供了方便。上周六我就在那儿逮住了两对，林子砍了也好。”

我推说要去方便，把自己关进卫生间，顺手

拧开水龙头，在哗哗的水声中凝望镜中的自己。看上去我在沉思，实际上脑中空白一片一粒白色的东西在我头发上闪亮，摘下来看，是枚蓓蕾，如水晶的花瓣紧紧瑟缩在桃形的四枚萼片中。一滴水溅到上面，萼片活了似的颤动起来，嘴唇一般缓缓开启。又一滴水溅上，水晶花苞发出柔和的光芒，照亮了周围不大的一块地方。水滴不断溅落，瞬间，花如舞者的裙一般急速绽开。它只有一瓣，螺旋形地绕着花蕊转了一圈又一圈。灯光打在上面，七彩光在上面流动。它不是我见过的任何一种花，它不是地球上的任何一种花。

只 5 秒钟，流动的颜色不见了，水晶似的透明变成了瓷器般的青白。我的手指轻轻一动，它便化成了一堆灰烬。比昙花还美丽，比流星还短暂。我记起自己在林中见到什么了。那片树林绝不能毁！

第二天早晨，老爸自起床起就发现我的眼睛葵花向阳般地围着他。他没好气地吼一声：“有什么好看的？我脸上有花？”我支支吾吾地说：“花倒没有，可是……有草。”老爸莫名其妙地冲进卫生间，随即又蹿了出来。

“这这这这怎怎怎……”

“怎么回事？”我替他把话说完，省得他老结巴把我也带会了。老爸脸上印满不规则的绿块，左边像棵大白菜，右边是根狗尾巴草。

“天哪，皮肤癌！”老爸两手指天，做痛不欲生状。我故作深沉地叹口气道：“老爸，这下你可有麻烦了，看看这个吧。”说着，我打开电脑给他看一份邮件。

“这是我们班头昨天从网上下载又转发给我的。唉，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以前我们都以为植物是好欺负的，要砍就砍，要伐就伐。其实不是这么回事，人家也有思想，也会自卫。看看这个：美国的科学家发现，南美洲被大面积砍伐的热带雨林已产生一种奇特的病毒，它能附着在经过那里的人身上，一旦那个人起了坏心，体内就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内分泌物，它能诱使病毒发作，初期症状就是脸上的绿斑！据说，病毒已进入中国……”

老爸听得两眼发直，颤声问：“真的吗？”

老爸要晕过去了。我竖起手指在他面前晃动，一开始，他的眼珠一动不动；渐渐地，随着我的手指转动；最后，目露凶光。

我心虚地看看自己的手指——看到了一大块绿印子。糟啦，昨天我把老爸的枕巾染上了墨绿色，却忘了洗去罪证。我赶在老爸跳起来之前冲出了家门。

下午放学后，一队带着电锯、斧子的民工开进校园，屠杀要开始了。可是她怎么办？她那美丽的身躯能抵挡刀砍斧斫吗？她那醉人的芬芳能软化老爸的铁石心肠吗？夏雪天拉着我去看热闹，我闷闷地说：“你喜欢看屠杀？真没想到。”她不以为然地说：“不就是一片杂树林嘛，不砍掉怎么盖楼？樊星星你不是挺迷电脑的吗？”我像诗人一般站了起来：“是啊，让我们的青春岁月就在电脑前度过吧！每日与显示屏为伴，与虚拟世界为伴，与近视为伴。不再接触蓝天、绿树、草原，仿佛地球上只剩下了人这一种生灵！等我们长大了，懂得什么是爱情了，却没有花前月下的海誓山盟，只有聊天室里的卿卿我我——还不知道跟自己谈情说爱的是不是一条狗！……”我越说越激动，雪天的眼眶湿了。同学们越聚越多，有几个女生以崇拜的目光注视着我。不知谁振臂一呼：“走，跟校长对话去！”

把人马拉到树林前，我一挥手，身后杂七杂

八地响起了口号：“还我绿色童年！”“爱护大自然！”“严禁毁林，防风治沙！”

老爸哭笑不得地解释：“这片杂树林不在市政府规定的绿化带里。好好想想：宽敞、明亮的电化教室，每 3 个人一台电脑，最新的素质教育软件，网页设计大赛、网站主持人大赛等多种的活动，和这片什么都不是的杂树林，你们选择哪个？”

我的人马跑了一大半。

老爸又换了一副深情款款的表情：“要说对这片树林的感情，我比你们谁都深，因为我的初恋，就在这里开始的……”

我身边只剩下了夏雪天。我不相信地问：“你说，你是在这里认识我妈的？”

老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来，把我拖到一边，咬牙切齿地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回家做作业去！”

电锯吱吱响起，伸向那棵老榆树。我双手合十祈祷，我相信树也有灵魂，我祈祷它的灵魂不要痛恨人类。

一股红色的液体喷涌而出。一个民工惊叫着关闭电源，树上一道深痕，像翻开的嘴唇，散发

着植物清香的红色液体源源不断地涌出，淹没人们的脚。“有鬼呀——”人们四下逃窜，不多会儿，树林前只剩下了老爸、我和几位老师。

“这棵树可能是中间空的，下雨时灌进了水，又寄生了一些红色藻类……”生物老师做出了他的天才假设。老爸若有所思地点头，走到一棵槐树前，伸手折下一根细枝，细枝应声而断，没有流血，但……

被老爸抛下的细枝立了起来，下端生根，上部发芽，一两分钟的工夫，它……长成棵大树，树梢开满白花。

那几位老师也吓跑了。

老爸疯了一般地叫道：“这不可能！”抡起一把斧子左劈右砍，榆树、槐树、核桃、鼠李枝叶纷纷堕地。它们随即立起，长了腿似的排着队往外走。每走几步，就有一根树枝停下，生根、发芽，长成大树。杂树林成了不断膨胀的怪物，把我和老爸吞在腹中。

我拿出跆拳道功夫，一脚踢飞老爸的斧子，将他拖出去。可我们怎么走也走不出树林，速生的枝叶们不怀好意地扯我们的衣角，并发出惊人的呻吟声……终于，我摸到了校门口，雕花

木门已被爬山虎缠得密密麻麻，下部的扫帚苗和灰灰菜齐了我的腰。我狼狈不堪地扶着老爸从门上爬了出去。

第二天，老爸重新招募了一帮民工，于是，一切再度开始：树在呻吟，树在流血，树们占领了整个校园。老爸给植物研究院打电话求救，他们却给了他精神病院的地址。

一切都是她的杰作。

第三天进校门时我感到她的香气变了，里面掺杂了一种酸酸涩涩的东西，闻了让人想哭，想把内心的一切不幸统统倒出来。她也会伤心吗？她在向我求助吗？我不由自主地向树林走去。

树林里平静如昨，灰喜鹊们喳喳唱着情歌，几只小松鼠被我惊动，嗖嗖地蹿上一棵大松树。没有鬼打墙，更没有那些致命的幻觉，很快，我来到林子中央。一棵水晶树静静地立着，几十条柔软的触手温柔地护着中心一枚足球大小的水晶蛋。初升的太阳照在上面，树身折射着七彩光芒，像一棵彩虹树。就在几天前，我曾在月光下见过她，那时她的枝条上还密密生着花朵。而今，花落无痕，留下来的是那个水晶蛋——她的孩子。

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我停了下来。一根枝条转过来，搭在我肩上。立刻，我听到一个温和的声音：“对不起，那天让你撞疼了。”

“没关系，”我说；“现在你需要帮助，是不是？”

沉默。我感到她轻颤了一下。许久，她低低地说：“谢谢你，我不想对你有所隐瞒。先告诉你我的身份吧。你们叫我‘树’，但在我的故乡，离地球几十万光年的一个星球上，我们称自己为‘人’。我能像植物一样依靠光合作用生存，也能像动物一样四处活动，还能用触手来制造工具。我们有高度发达的智慧，至少在宇航方面远远超过你们。”

“我的职业是宇航员。在到太阳系考察时，我们的飞船遭陨石袭击。排难时我受了伤，而且……生命不会太长了。我不怕死，死亡是件很自然的事，只是……我想要个孩子，让它延续我的生命……你不要吃惊，就像地球上那些雌雄同体的植物一样，我能自己孕育生命。我需要的只是土地。我们一生只有这时离不开土地。伙伴们理解我的心情，就把我送到地球上，飞船停在地球同步轨道上。”

那些奇异的香气原来是新生命诞生的序曲！
蓦地，“吱——”刺耳的声音划破寂静，几只小松鼠箭一般蹿来，躲到她的枝条下。她在发抖：
“没想到你们星球上一种生命会对另一种生命如此残忍……我无权干涉你们星球上的事，可我必须保护自己和我的小生命。我只有制造幻觉……现在我的能量已快耗尽，严重缺乏营养。制幻力都已消失。你听——”

“轰”的一声，大地在颤动。

“用不了 4 个小时，他们就能发现我。4.5 个小时内得不到营养，我会死。得到营养，5 个小时后我会把孩子弹入太空。”她的所有枝条都伏在地上，顶端 3 次叩击地面。这是她的星球上的最高礼节。

我冲出树林，老爸正“拿摩温”似的立在林边，身上沾满红血。我冲回家，从存钱罐中拿走了所有的压岁钱。堵车。市里最大的花木市场。和售货员讨价还价。又是堵车。3 小时 24 分钟后我拖着一只大蛇皮袋回到校园。雪天问我出什么事了，我大叫：“求你了，拦住那些砍树的家伙，只要 1.5 个小时就行。我会报答你的。”雪天答应了。

她以我走时的姿势立在那里，阳光照在上面，已折射不出色彩。看到我来了，她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雪天使了什么手段，外面一下子静了下来，静得世界上像是只剩下了我和她。

我把各种各样的植物肥堆在她脚下，浇上矿泉水。水带着生命，缓缓流入她的体内。她活了，一寸一寸地活了。猛然间她变得通体鲜红；红色中掺入一种明亮的调子，变作橙；橙色继续调亮，化为黄……怀中的那颗水晶蛋则流动着七色彩虹。枝条狂舞，七色光溅向天空、大地、树枝、飞鸟……突然间，枝条凝滞，所有的颜色倾注到水晶蛋中，蛋的表皮裂开，一注彩虹喷射到蓝天中。太阳失去光泽，百鸟停止歌唱，世界万物都在静静地看着她，看着一个母亲死去，一个新生命诞生。

人们找到我时，我跪在地上，满面泪痕。在我面前有一棵白雪塑像般的树。微风吹来，树上忽然布满裂纹，像一件冰纹瓷器。雪天惊叫着想去救她，只轻轻一碰，她便化作灰烬，飞扬在空中。

冬天新楼建成了，外观仿古，里面却是很现